



刻校註病機賦引

醫家之書富矣其最著者曰素難余觀素
問雖非古書要亦秦漢間文字無
至若難經則有可議者蓋書以難
宜以問對為體今其發端率用然字夫然
者轉折之辭非答問之語顧不審而用之
即此一端已不能與素問齊名矣況下此
者乎柯城劉克用氏遠於醫者也嘗著病



機賦又自爲之註夫著書者往往病註者之失其意今自撰而自註之可謂無毫髮之遺恨矣顧其中轉折不免蹈難經之失所以然者良由醫工不習儒術不解文義轉相傳受遂致背戾使後人讀之寢失本旨余覽其書未嘗不韙之亦未嘗不惜之也宦學之餘輒爲更註祛其背戾文以儒術俾詞足以達意意足以析理名曰校註病機賦於以羽翼素問裨益難經蓋醫家之一助也太學生欽君懋熙見而說之爰命鋟梓工將告竣請題篇端因論其失如右君方家食事親頗竭孝敬刻此亦足以觀其志云

嘉靖四十有五年四月十有一日太末山人徐師曾撰

校註病機賦

柯城醫士劉全備克用撰註

太末山人徐師曾伯魯校註

上篇

太極已判、民物咸生、一氣周旋、變化不息、惟人靈於萬物、心具五常、身緣四大、七情交動乎中、六氣相盪於外、有生難免於沉痾、具體莫逃乎疾病。

太極未分、理氣混然、自夫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三才既分、一氣流行、化生無窮、易曰乾道

成男坤道成女繼之者善成之者性人物各得其性惟人全具五常之理故能靈於萬物緣有君親師友事上接下之道與夫日用涉世酬物故夫免內有喜怒憂思悲恐之擾外有風寒暑濕燥火之盪故病患在人雖具體聖人亦不能免療理要法誠不可無

先聖作經憫斯民之疾苦後賢著論闡大聖之深仁志在養生當搜輿論廣尋經義毋執一家傷寒遵仲景之書熱病考河間之論韓祗和陰證最佳李東垣

內傷切當針艾法竇太師湯藥宗思邈

先聖者伏羲氏畫八卦以占吉凶神農氏作本草以別藥性軒轅氏興素問以明物理後賢如張仲景傷寒論劉守真直格等書韓祗和指微論李東垣脾胃論竇太師針經孫真人千金方不過闡揚前聖仁民之意後之醫者當討尋內經義理無執守一家之說若能本之於素問參究乎諸家自然活潑潑地

欲窮本末先求內外之因

凡治病當究其本末。先須識因。不知其因。病原無自。其因有三。曰內。曰外。曰不內外。內則七情。外則六淫。不內不外。則勞逸作強之類是也。要識安危。力究陰陽之候。

陰陽者。天地之道也。萬物之紀綱。變化之父母。生殺之本始。神明之府也。人因陰陽偏勝而病生。實者瀉之。虛者補之。熱者寒之。寒者熱之。無過不及。以平為期。否則有實實虛虛。損不足而益有餘之過矣。詳東垣先生所謂至虛有盛熱。大實有虛寒。

疑似之間。便有生死禍福之異。故陰陽之候。不可不究。學者詳之。

調四氣而治五鬱。須知法正行權。

四氣者。春溫夏熱。秋涼冬寒。故春食涼。夏食寒。秋食溫。冬食熱。謹當調之。無使病生。○五鬱者。天有金木水火土。鬱而不散。則生疾。人身有心肝脾肺腎。鬱則生病。岐伯曰。木鬱達之。達謂吐之。令其條達也。火鬱發之。發謂發汗。令其疎散也。土鬱奪之。奪謂下。令無壅礙也。金鬱泄之。泄謂溼泄。解表利。

小便也。水鬱折之。謂抑之制其冲逆也。通是五法。氣乃可平。後當觀其虛實而調理之法。正則順。四氣而治。行權則逆其氣而治也。

治其本而治其標。熟審六淫五惡。

凡病有標本。治有先後。須審其六淫五惡。六淫者。岐伯所謂風淫於內。治以辛涼。佐以苦。以甘緩之。以辛散之。熱淫於內。治以鹹寒。佐以甘苦。以酸收之。以苦發之。濕淫於內。治以苦熱。佐以酸淡。以苦燥之。以淡泄之。火淫於內。治以鹹冷。佐以苦辛。以

酸收之。以苦發之。燥淫於內。治以甘熱。佐以甘辛。以鹹瀉之。以辛潤之。以苦堅之。五惡者。心惡熱。肺惡寒。肝惡風。脾惡濕。腎惡燥。

萬病知源。分陰。可惜。究五科七事之機。行十劑七方之制。

陳無擇云。五科者。脉病證治。及其所因。七事者。所因。復分為三。故因脉以識病。因病以辯證。隨證以施治。又曰。既明五科。每科須識其要。脉有浮沉遲數。病有風勞氣冷。證有虛實寒熱。治有汗下補吐。

又當推明三因。外曰寒熱濕風。內曰喜怒憂思。內外曰勞逸作強。各有證候。詳而推之。若網在綱。有條不紊。則能事畢矣。然必究十劑七方之造。則盡善盡美矣。故方不七。不足以盡方之變。劑不七。不足以盡劑之用。蓋劑者和也。方者合也。七方者。大小緩急奇偶復也。十劑者。宣通補瀉輕重滑澀燥濕也。○所謂大方者。有二說焉。有君一臣三佐使九之大方。有分兩大而頓服之大方。蓋治肝腎在下而遠者。宜頓服而數少之大方。若病有兼證而邪不專一。不可以一二味之小方治者。故宜君一臣三佐使九之大方也。○小方之說亦有二焉。有君一臣二之小方。有分兩微而頻服之小方。蓋治心肺及在上而近者。宜分兩微而少服而頻服之。徐徐呷之是也。若病無兼證。邪氣專一。可一二味而治者。則宜君一臣二之小方。然肝之三服。可作心之七服。腎之二服。可作肺之七服。○緩方之說有五。有甘以緩之之緩方。糖蜜棗葵甘草之屬。蓋病在胃膈。取甘能戀也。有丸以緩之之緩方。有

而邪不專一。不可以一二味之小方治者。故宜君一臣三佐使九之大方也。○小方之說亦有二焉。有君一臣二之小方。有分兩微而頻服之小方。蓋治心肺及在上而近者。宜分兩微而少服而頻服之。徐徐呷之是也。若病無兼證。邪氣專一。可一二味而治者。則宜君一臣二之小方。然肝之三服。可作心之七服。腎之二服。可作肺之七服。○緩方之說有五。有甘以緩之之緩方。糖蜜棗葵甘草之屬。蓋病在胃膈。取甘能戀也。有丸以緩之之緩方。有

品類群衆之緩方。有無毒治病之緩方。有氣味薄藥之緩方。蓋補上治上。制之以緩。緩則氣味薄也。故王太僕云。治上補上。方若迅急。則上不任而迫走於下。制緩方而氣厚。則勢與急同。○急方亦有五說焉。有急病急方。如心腹暴痛。使閉不通。借備急丹以攻之。此藥用不宜恒。蓋病不容俟也。有湯散蕩滌之急。六有藥性有毒。能上涌下泄。可以奪病之大勢之急方。有氣味厚藥之急方。故太僕云。治下補下。制以急方。緩則滋道路而又力微。制急方而氣味薄。則力與緩等。○奇方之說有二。有古之單方。獨用一物。病在上而近者宜用之。有數合陽數。謂一三五七九之奇方。故奇方宜下。不宜汗。○偶方之說有三。有兩味相配。如沉附湯之屬是也。有兩方相合。若胃苓之屬是也。有數合陰數。如二四六八十之偶方。宜汗不宜下。○復方之說有二。有二方三方相合之復方。有分兩均齊之復方。各等分是也。○然以內經考之。其奇三偶四。則反以味數奇者為奇方。數味偶者為偶方。下復云汗。

者不以竒下者不用偶及觀中景之制方桂枝湯
汗藥也反以三味為竒大承氣下藥也反以四味
為偶何也豈非臨事制宜復有增損者乎故知王
太僕所謂汗藥如不以偶則氣不足外發下藥而
不以竒則藥毒攻而致過必如此言則竒單行偶
并行之謂也意者下本易行故宜單汗或難出故
宜併蓋單行則力孤而微併行則力齊而大此太
僕之意也然太僕又以竒方為古之單方偶為復
方今此七方之中已有偶又有復何也豈非偶方
者二方相合之謂也復方者三方四方相合之謂
也不然何以偶方之外又有復方者歟此復字非
重複之復乃反復之復何以言之蓋內經既言竒
偶之方而又有重複之方惟云竒之不去則偶之
是謂重方重方者即復方也下又云偶之不去則
反佐以取之所謂寒熱溫涼反從其病也由是言
之反復亦不遠內經之意也○其所謂宣劑者即
吐法也內經曰高者因而越之木鬱則達之皆謂
之宣升而上者也若瓜蒂散之屬是也通劑者流

通之謂也如小便不通宜用木通海金沙琥珀五
苓散之屬是也○補劑者補其不足也人皆知山
藥丸鹿茸丸之劑為補也殊不知酸苦甘辛鹹各
補其臟內經曰精不足者補之以味若善用藥者
使病去而進之以五穀真得補之之道也○瀉劑
者泄瀉之謂也諸痛為實痛隨利減經曰實則瀉
之實則散之六黃牽牛之屬是也○輕劑者風寒
之邪客於皮膚頭痛身熱宜輕劑以治之升麻葛
根之屬是也○滑劑者周禮曰滑以養窻如大便

燥結小便淋澁皆宜滑劑如麻仁郁李葵子滑石
之類○澁劑者如寢汗不禁澁以麻黃根之屬滑
泄不已澁以肉苳菟枯礬之屬○燥劑者如積寒
久冷食已不飢吐利腥穢屈伸不便上下所出水
液澄徹清冷此由大寒之故宜用乾姜良姜附子
胡椒葷以燥之非積寒之病不可用也若濕病者
則白朮陳皮木香蒼朮等皆燥之平劑也○濕劑
者潤濕之謂也雖與滑相類而少有不同內經曰
辛以潤之蓋能潤者為辛能散氣能化液故也若

夫硝石性雖鹹本屬真陰之水誠濡枯之上藥也
人有枯涸皴揭之病非獨金化為然蓋有火化乘
之非濕劑莫能愈也後之學醫者當惜分陰而討
論之

審勞傷與六極晚苦欲并九氣

醫經載五勞六極之證非傳尸骨蒸之比多由不
能衛生過於施用逆於陰陽傷於榮衛遂成五勞
六極之病焉何謂五勞盡力謀慮勞傷乎肝應乎
筋極曲運神機勞傷乎心應乎脈極意外過思勞

傷乎脾應乎肉極預事而憂勞傷乎肺應乎氣極
矜持志節勞傷乎腎應乎骨極此五勞應乎五極
者也然精極者五臟六腑之氣衰形體皆極眼視
無明齒焦髮落體重耳聾行履不正邪氣逆於六
腑厥於五臟故成精極大抵勞極之脉多弦治療
之法隨其虛實冷熱而調之精極者當補其精也
素問所謂形不足者溫之以氣精不足者補之以
味宜詳於各類大畧如此臨病之際當細審焉○
素問云久視傷血勞傷於心也久卧傷氣勞於肺

也久坐傷肉勞於脾也久立傷骨勞於腎也久行傷筋傷於肝也是為五勞所傷○五欲者五臟之所欲也經曰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辛何以能散如姜橘桂枝之屬是也辛甘屬陽故能散也○心欲啗急食鹹以啗之鹹何以能啗如丹砂旋覆牡蠣之屬是也鹹味柔故能啗也○脾欲緩急食甘以緩之甘何以能緩如人參甘草糖蜜之屬是也甘性和靜故能緩也○肺欲收急食酸以收之酸何以能收如五味烏梅之屬酸性收斂故能收也

○腎欲堅急食苦以堅之苦何以能堅如黃連黃芩之屬苦性堅燥故能堅也此五臟之所欲也○五臟之所苦何如經曰肝苦急急食甘以緩之肝何以苦急是肝氣有餘也故用甘草石膏葛根之屬以緩之○心苦緩急食酸以收之心何以苦緩是心氣虛也故用五味酸棗仁之屬以收之○脾苦濕急食苦以燥之脾何以苦濕脾惡濕脾濕氣盛故用厚朴蒼朮之苦以乾燥之○肺苦上氣逆急食苦以泄之肺何以苦氣上逆是其氣有餘也

故用杏仁桑皮葶藶之苦以宣泄之。○腎苦燥急食辛以潤之腎何以苦燥是腎惡燥也故用乾姜桂之屬以潤之然姜桂性燥腎既苦燥又何用之太僕曰辛性津潤以其能開腠理生津液使肺氣下流於腎腎與肺通故能潤之。○九氣者怒喜悲恐寒暑驚思勞是也故怒則氣逆喜則氣和悲則氣消恐則氣聚寒則氣收暑則氣泄驚則氣亂思則氣結勞則氣耗氣本一也因所觸而為九或問怒何謂氣逆也王太僕曰怒則陽氣逆上而肝氣乘脾故氣上逆甚則嘔血及衄泄也喜何謂氣和蓋喜則氣和志達榮衛通利其氣緩故和也悲何謂氣消悲則心系急肺布葉舉而上焦不通榮衛不散熱氣在中故氣消也恐何謂氣聚恐則傷精却上而不下流下焦陰氣亦迴還而不散故聚而脹也寒何謂氣收寒則身涼腠理閉衛氣沉故皮膚文理及滲泄之處皆閉密而氣不流行衛氣收斂于中而不散也暑何謂氣泄暑則腠理開榮衛通汗大出故氣泄驚何謂氣亂驚則心無所依神

無所歸慮無所定故氣亂也思何謂氣結思則心有所存神有所歸正氣流而不行故氣結也勞何謂氣耗勞則喘息而氣奔速則陽外發故汗出內外皆踰越於常紀故氣耗損也○治九氣之法何在曰和曰消曰聚曰收曰泄曰亂曰耗詳其義理隨證以寒熱溫涼而療之則思過半矣抑考內經治法但以五行相勝之理治之其曰怒傷肝肝屬木怒則氣并於肝而脾土受邪木太過則肝亦自病喜傷心心屬火喜則氣并於心而肝木受邪火太過則心亦自病悲傷肺肺屬金悲則氣并於肺而肝木受邪金太過則肺亦自病恐傷腎腎屬水恐則氣并於腎而心火受邪水太過則腎亦自病思傷脾脾屬土思則氣并於脾而腎水受邪土太過則脾亦自病寒傷形形屬陰寒勝熱則陽受病熱傷形形屬陽熱勝寒則陰受病熱太過則陽亦自病凡此七者更相為治故

悲可以治怒以愴惻苦楚之言感之喜可以治悲以譁浪藝狎之言娛之恐可以治喜以迫遽死亡

之言怖之怒可以治思以汚辱欺罔之言觸之思
可以治恐以慮彼忘此之言奪之凡此五者必詭
詐譎恠無所不至然後可以動人耳目若胸中無
材器之人亦不能行此五法也暑可以治寒寒可
以治暑逸可以治勞習可以治驚經曰驚者平之
平謂平常也夫驚以其忽然而遇之也使習見習
聞則不驚矣此九者內經自有是理然知而行之
者鮮矣故賦此以為治九氣一以溫燥熱劑者之
鑑

白虎飛尸
飛尸
附骨疽

白虎飛尸附骨疽異名同類

無擇云附骨疽與白虎飛尸歷節風皆相類歷節
則走注不定白虎飛尸痛淺按之則便附骨疽痛
深按之無益又一說白虎飛尸亦能作膿著骨而
生及其腐潰碎骨出盡方愈如是則附骨疽與白
虎飛尸是一病但淺深不同耳白虎飛尸俗名風
煞然附骨疽少有骨出者宜熱拔毒不可一向提
五香連翹漏蘆之屬先當溫腎如靈寶膏乃神藥
惟在針烙淺深刺拔其毒根則易愈不爾則順脈

流走遍體洪腫卒致不救
脾氣橫洩水血分形同病別

無擇云洪腫門類極多自正水之餘有風水皮水
石水黃汗等分入水門如脾氣橫洩脚氣肢腫膚
脹鼓脹腸胃石瘕與夫造作干犯土氣皆作浮腫
屬血屬氣理自不同特以外證相類未易分別若
不預學臨病必迷錯亂汗下皆醫殺之更有氣分
血分夫血分者先因經水斷絕而後四肢浮腫小
便不通名曰血分水化為血血不通則復化為水

宜椒仁丸小調經散之屬不可作水氣治之但調
經水其腫自消若先小便不利而後身面浮腫致
經水不通名曰水分宜葶藶丸之屬又有虛腫浮
輕是風邪搏於氣腫也若皮膚如熟李狀則變為
水腫氣腫者發汗即愈水腫利小便即瘥也脾氣
橫洩宜三因無礙丸之類

暑者暍

暑者暍禁汗下温針秘發於古
無擇云傷暑中暍其實一病但有輕重不同要畧
乃云傷寒家別有暍病非也仲景無治法東垣有

清暑益氣湯誠為發千古之秘也

風眩行針須藥理至於今

徐嗣伯曰風眩之病起於心氣不足胃上蓄熱因居處有甚風面熱之所為也痰熱相感而動風風心相亂則明瞽故謂之風眩大人曰癩小兒曰癩其實一也凡病初發宜急與續命湯因急時但度灸穴便以火針針之無不瘥者初得針竟便灸景佳詳千金方論但忌背脈氣急則死不可救脈虛可療實則死矣仁齊言癩為小兒之惡病雖有證

眼直視牽引及張之候而似死似生時發時醒亦是驗癩之一端也

肺病面白而不澤因知六脫所致

六脫者脫氣脫血脫津脫液脫精脫神

臟病身熱而可驗當求五按須知

發明云五臟有邪各有身熱其狀各異以手捫摸有五法焉○肺熱者輕手乃得但微按全無聲響然見於皮毛之上日西尤甚乃皮毛之熱其證必見喘咳洒淅寒熱輕者瀉白散重者涼膈散白虎

湯地骨皮散○心熱者心主血脉微按至皮膚之
下肌肉之上輕手乃得微按至皮毛之下則熱少
加力按之則全不熱是熱在血脉也日中太甚乃
心之熱也其證煩心心痛掌中熱而噦治以黃連
瀉心湯導赤散朱砂安神丸清涼飲子○脾熱者
輕手捫之不熱重按至筋骨又不熱不輕不重在
輕手重手之間熱在肌肉遇夜尤甚證必怠惰嗜
卧四肢不收無氣以動瀉黃散治之○肝熱者以
手捫摸肌肉之下至骨上乃肝之熱也如間尤甚
其為病胃腸滿悶便難轉筋多怒多怒四肢困熱
筋痿不能收持治以瀉青丸柴胡飲子○腎熱者
輕手重手俱不熱酒重手按至骨分其熱蒸手如
火其為病蘇蘇如蟲蝕其骨困熱不任不能起床
宜滋腎丸六味地黄丸

風寒暑濕診之不同望聞問切辯之有異故知風則
脉浮自汗然瀕走注寒則脉緊無汗必定拘疼中暑
則心煩面赤脉必虛弱傷濕則重著腫滿診瀕細沉
陳無擇論曰風寒暑濕四氣皆能中人在證皆有

緩縱牽急搖擗痺痺奄忽不知人者皆如風狀須
得脉證別之可也要知脉浮中風惡風外證自汗
走注中寒則脉緊惡寒外證無汗身有疼痛中濕
則脉沉細外證重着腫滿中暑則脉陽弱陰虛外
證緩弱熱煩又云風為陽邪故散氣自汗暑消氣
故倦怠濕益血故腫着寒傷血故痛疼
嗟夫感寒病同傷中何異

天之寒氣病於人則同醫書何以有傷寒中寒之
分必有其理詳見下文

傷寒

傷寒為舊熱鬱而體不甚虛別六經而行四治

李明之言傷寒之人因其舊有鬱熱風寒外來肌
腠自密鬱發為熱故景仰張長沙之論證別三陰
三陽六經形證法有汗和吐瀉治昭然可考以
病體不甚虛故也

中寒

中寒因胃虛冷而卒冒嚴寒法溫補治隨六氣

中寒之人胃氣虛寒寒毒乘之膚腠踈豁一身受
邪難分經絡無熱可發溫補自解此因胃氣之太
虛也然傷寒熱雖甚不死中寒若不急治去生甚

遠其虛實槩可見矣

身熱而常貪納被內虛寒而和熱淺浮藥辛溫而取
效

病人身體入熱而欲得近衣此熱在皮膚寒在骨
髓也仲景無治法活人書與陰旦湯寒已次用小
柴胡加桂湯今有人參養胃湯五積散藿香正氣
散余常用不換金正氣散加芎芷局方八解散加
芎芷頭疼加葱辛良

體寒而每欲掀衣素壯盛而感寒鬱閉飲辛涼而必
痊

病人身大寒而欲去衣寒在皮膚熱在骨髓也仲
景無治法活人書先與白虎加人參湯熱除次用
桂枝麻黃各半湯以解其外今有用敗毒散升麻
葛根湯參蘇飲防風通聖散選而用之○按河間
言惡寒為寒在表或身熱惡寒為熱在皮膚寒在
骨髓者皆誤也而活人書亦以此為表裏言之故
趙氏曰詳仲景論止分皮膚骨髓而不曰表裏者
蓋皮肉脉筋骨五者素問以五臟之合主於外而

充於身者也惟曰臟曰腑方可言表裏可見皮膚
即骨髓之上外部浮淺之分骨髓即皮膚之下內
部沉深之外與經絡屬表臟腑屬裏之例不同况
仲景出此證於太陽篇首其為表證明矣是知虛
弱素寒之人感邪發熱熱邪浮淺不勝沉寒故外
怯而欲得近衣此所謂熱在皮膚寒在骨髓藥用
辛溫為當至於壯盛素熱之人或酒客葷或邪之
初寒變熱陰邪閉於伏熱陰凝於外熱鬱於內故
內煩而不欲近衣此所謂寒在皮膚熱在骨髓藥

用辛涼必矣一發之餘表解症和此仲景不言之
妙若以皮膚為表骨髓為裏則麻黃湯證云骨節
疼痛其可名為表乎蓋仲景傷寒之書人但知為
方家之祖而未解作秦漢之文字觀故於大經大
法之意反有疑似而後世賴其餘澤者往往類輯
傷寒方論其間失其本義及穿鑿者亦有之矧以
雜病為論但引其例乎惟趙氏釋疑得其旨趣且
黃帝針經有論皮寒熱肌寒熱骨寒熱等例如此
則仲景所論分邪在皮膚骨髓之殊正欲以垂證

例之變蓋有所本也吾故賦此使學者知而行之
則病機可得而識矣

傷中既分表裏宜審外病內和謂之表內病外和謂
之裏

夫傷寒中寒既已識之而表裏不可不講何謂外
病內和外病者謂如身體拘急骨節煩疼惡寒無
汗頭疼或身重自汗此外病之形也內和者口和
而知味不嘔不泄不貪酸胸脇不滿肚腹不痛無
此患者是也何謂內病外和內病者胃脇苦滿肚
腹泄利或痛或小便黃赤大便秘結或貪酸不食
者是也外和即無汗疼身痛骨節煩疼惡風惡寒
者是也當審者內外兩傷不可苟且內傷補其不
足外傷瀉其有餘東垣仲景宜熟詳之

當解表時莫以裏和汗之劑宜分

表病雖宜解散然有當汗者有當和解者如傷
寒病其寒邪初客於皮毛之分必惡寒無汗身熱
頭疼骨節煩疼脈浮緊宜麻黃葛根紫蘇陳皮之
屬以汗之是輕可以去實也若自汗惡風身重脈

浮緩宜桂枝芍藥白木甘草之屬以和解之故仲
景云有汗不得服麻黃無汗不得服桂枝切須識
此不可誤也

當攻裏時莫解表下補之方可諦

裏病雖宜攻然亦有當補者如傷寒病六七日傳
裏潮熱識語大便結小便赤不惡寒而惡熱脈沉
實則宜大小承氣下之其有邪攻於裏而下利清
穀霍亂不渴脈微又當以四逆理中五苓療之
表裏如或兩可攻後先內外須循理汗之獨方下以

新劑

謂如傷寒冒風表裏俱見必先治其表後治其裏
以小柴胡加桂枝主之如白虎湯治裏多表少者
五苓散治表多裏少者又如內傷飲食勞倦因乎
內而甚乎外先治其內後治其外如氣高而喘身
熱而煩自汗倦怠用補中益氣湯八解散四君子
之類萬病皆循自然之理

發表不遠熱中病便休攻裏不遠寒裏衣即止
發表之劑當用辛甘溫熱助陽還陰之藥以其能

開發腠理汗出而邪散也。如桂枝麻黃細辛甘草
川芎陳皮防風蒼朮之屬是也。若中病便止不服
也。攻裏之劑。當用苦寒之藥。以其能推陳致新。湯
邪滌積。便泄而病去矣。若大黃朴硝枳殼枳實厚
朴之屬。若承氣湯是也。如更衣止。後服恐其過也。
其曰更衣者。古人登廁必更衣。故便去曰更衣也。
言不遠者。不可遠去云耳。

若乃不發不攻。必致寒熱內賊。無犯天時。其義不惑。
犯其司氣。是謂逆也。

發表宜用辛熱之藥。若病在表。雖畏日流金之時。
不避司氣之熱。亦必以熱藥發其表也。若病在裏。
當下者。雖堅冰積雪之時。不避司氣之寒。亦必以
寒藥攻其裏也。所謂發表者出汗是也。攻裏者瀉
泄是也。發表攻裏。不避司氣者何哉。王太僕曰。汗
泄不利。皆以其藥不住於中也。夫不住於中。則其
藥一去不留。故雖寒藥犯司氣之寒。熱藥犯司氣
之熱。亦無害也。若不發表不攻裏。其藥留而不去。
適足以助司氣而增邪。是謂不發不攻。寒熱內賊。

有病者病益甚無病者病必生矣如天令寒之時
病在表不在裏今反以寒藥冰其裏又不涌不泄
則必堅否腹滿痛急不利之病生矣若天令炎熱
之時病在裏而不在表反以熱藥燥其中又非發
汗則身熱吐下霍亂癰疽瘡痒鬱注下疔瘰腫
脹嘔吐^{身熱}衄頭痛骨節攣肉痛血泄淋瀝之病生
矣故知非發表攻裏則必順天氣寒熱溫涼此其
義也若犯司氣非迷惑而何

思強攻而洞泄豈得延年

昔羅謙甫良醫也嘗云有真定趙商乙丑歲六月
間客於地方因乘因傷濕麵心下痞滿躁熱時作
卧不得安遂宿於寺中僧以大毒食藥數丸下十
餘行心痞稍減越日困睡為盜劫財心有所動遂
躁熱而渴飲冷酒一大甌是夜臍腹脹痛僧再以
前藥復下十餘行病加困篤四肢無力躁熱身不
停衣喜飲冷水米穀不化痢下如爛魚腸腦赤水
相離全不思食強食則嘔痞甚於前噫氣不絕足
脘冷小腹不任其痛請羅治之診其脉浮數八九

至按之空虛羅泝流而尋源蓋因暑天之熱已傷
正氣又以有毒大熱之劑下之一下之後其所傷
之物已去而無餘矣然遺巴豆之氣流毒於腸胃
之間使嘔逆而不能食胃氣轉傷而然及下膿血
無度大肉陷下皮毛枯槁脾氣弱而衰也舌上赤
澁口燥咽乾津液不足下多亡陰之所致也陰既
已亡心火獨旺故心胃躁熱煩亂不安經曰獨陽
不生獨陰不長天之由也遂辭去後易他醫醫至
不審其脉不究其源惟見痞滿以枳殼丸下之病

添喘滿利下不禁而死金匱要略云不當下而強
下之令人開腸洞泄使溺不禁而死此之謂也夫
聖人治病用藥有法不可少越內經曰大毒治病
十去其六小毒治病十去其七常毒治病十去其
八無毒治病十去其九如不盡行復如法餘以穀
肉菓菜盡養之無使過之過則傷其正矣記有之
云醫不三世不服其藥蓋慎之至也彼僧非醫流
妄以大毒之劑下之太過數日之間使人殞身亦
命用藥之失其禍若此病之擇醫可不謹乎

痛過汗而亡陽果難引日

謙甫又云齊大奇十一月間因感寒邪頭項強

體痛自用靈砂丹四五粒以酒飲下遂大汗出

後身輕至夜前病復來以前藥復汗其病不愈復

以通聖散發汗病添身體沉重足脢冷而惡寒是

日方命醫醫者不究前治又以五積散汗之翌日

身重如石不能及側脢如冰冷及腰背頭汗如貫

珠出而不流心腦躁熱煩亂不安喜飲冷西瓜梨

柿水水之物常置左右病至如此命謙甫治之診

得六脉如蛛絲微微欲絕以死決之主家曰得汗

多矣焉能為害謙甫曰夫寒邪中人者陽氣不足

之所致也而感有輕重汗之者豈可失其宜哉仲

景曰陰盛陽虛汗之則愈汗者助陽退陰之意也

且寒邪不能自出必待陽氣泄乃能出也今以時

月論之大法夏月宜汗然亦以太過為戒况冬三

月閉藏之時無擾乎陽無泄皮膚使氣亟奪為養

藏之道也逆之則少陰不藏此冬氣之應也凡有

觸冒宜微汗之以平為期邪退乃已急當不暖衣

居室室服實表補衛氣之劑雖有寒邪弗能為害
此從權之治也今非時而大汗乃謂之逆故仲景
有云一逆尚引日再逆促命期今本傷而汗汗而
復傷傷而復汗汗出數四使氣壅奪衛氣無守陽
泄於外陰乘於內經云獨陽不生獨陰不長不死
何待雖盧扁亦不能治也是日至夜將半頃強身
體不仁手足搐急爪甲青而死矣金匱要畧云不
當汗而妄汗之令人奪其津液枯槁而死夫當汗
者汗之太過亦絕其命况不當汗而強汗之者乎
萬派千枝在表在裏曰臟曰腑曰血曰氣順時調燮
惟平而已

醫經云人有四百四病一百一病不治自愈一百
一病須治而愈一百一病雖治難愈一百一病真
死不治其證治雖萬派千枝不過在外曰表在內
曰裏曰臟病曰腑病曰血病曰氣病而已故曰一
陰一陽之謂道偏陰偏陽之謂病病之所由不出
乎三因或因外邪所傷以致表裏臟腑血氣之病
或因內氣所奪以致表裏氣血之病或因不內不

外以致表裏臟腑血氣之病表裏臟腑血氣既病
不過以內經中二十餘法順其時令隨其病而調
治之使表裏臟腑血氣升降出入樂其所得之天
而已

知命存誠方為高士愈疾脫死即是良方

人能知天命而存其誠則天下之高士也士之用
藥非謂先毒為是後毒為非無毒為是有毒為非
必量病輕重大小制之也但能破積愈疾解急脫
死即是良方

經言寒者熱之熱者寒之是謂正治

用藥以寒攻熱以熱攻寒是謂正也王太僕云病
之微小者猶人火也遇草而病得木而燔可以濕
伏可以水滅故逆其性氣以折之攻之即寒病用
熱藥熱病用寒藥之治也

微者逆之甚者從之謂之反治

言病之微者逆其病氣而治之即熱藥治冷病冷
藥治熱病也甚者從之以寒攻寒以熱攻熱從順
病氣乃反治之法也太僕云病之太甚者猶龍火

也。得濕而燭。遇水如燔。不知其性。以水濕折之。適足以光焰滔天。物窮方止矣。識其性者。反常之理。以火逐之。則燔灼自消。燭火撲滅。故攻以寒熱者。是也。詳見下文。

正治之方。切審用寒用熱。

正治之法。人皆知之。須當審天時。察地理。始知寒。熱。投劑。庶不差也。

反治之道。當知從少從多。

反治者。從順病氣之法也。從少從多。觀其病體而

從順之也。從少者。謂一同而二異。如香連丸。以黃連之苦寒。從之以木香辛溫。戊巳丸。以連芍之寒。從之以茱萸之熱。是也。從多者。謂二同而三異。如葱白散。加大黃之類。言盡同者是奇制也。如熱病。反以一二味溫藥治之。其詳在後。

寒因熱用。須知反治之詳。

寒因熱用。謂如有熱病者。寒攻不入。惡其寒勝熱。乃消除。若從其病氣。則熱增。以寒攻之。則不入。法以豉豆諸冷藥酒漬。或溫而服之。酒熱氣同。固無

違忤酒熱既盡寒藥已行從其服食熱便隨散此
寒因熱用也或以諸冷物熱劑和之服之食之熱
脹圍解如五香連翹湯之類是亦寒因熱用也○
熱因寒用者謂如大寒內結積聚疝瘕以熱攻除
寒為熱格而反縱反縱則痛發尤甚以熱攻之則
熱不得前古方以蜜煎烏頭佐之以熱蜜多其藥
服已便消如今用葱白散加大黃之屬是也又如
火氣發動脹冷已過熱為寒格而身冷嘔噦噎乾
口苦惡熱好寒衆議攸同咸呼為熱以冷治之則

病愈甚為之柰何蓋逆其好則拒治順其心則加
病若調寒熱之逆冷熱必行則熱物冷服下噎之
後冷體既消熱性便發由是病氣隨愈嘔噦皆除
情且不違而致大益醇酒冷服則其類也是乃熱
因寒用之義也又曰塞因塞用假如下氣虛之中
焦氣壅脘脇滿甚食已轉增粗工之見無能斷也
欲散滿則恐虛其下補下則滿甚於中散氣則下
焦轉虛補虛則中焦滋甚醫病衆議言意皆同不
救其虛且攻其滿藥入則減藥過依然故中滿下

虛其病常在乃不知踈啟其中峻補於下少服則
資壅多服則宣通由是而療中病自除下虛斯實
如沉附參附湯養氣丹之類此則塞因塞用也通
因通用假如大熱內結注泄不止熱宜寒療結復
不除以寒下之結散利止如以調胃承氣湯之屬
是則通因通用也又如大寒凝內又利溏泄愈而
復發縣歷歲年以熱下之寒去利止如以感應圓
之屬亦其類也故投寒以熱涼而行之投熱以寒
溫而行之始同終異斯之謂也雖然有正治反治
之道必先辯病之所因隨其氣候而藥之故可使
破積可使潰堅可使氣和可使必已

辛散酸收已識正治之槩

治病之方無過五味陰陽之用岐伯曰辛甘發散
為陽酸苦痛泄為陰淡味滲泄為陽六者或收或
散或緩或急或燥或潤或熯或堅以所利而行之
調其氣使其平也

蓋聞所病有似是而非所診有如虛而實曾傷酒即
歸於酒曾傷食即歸於食感風寒必惡風寒而厲聲

有力鼻為不利傷勞役必倦形體而微聲少氣口為
欠和氣口盛而知飲食內傷人迎盛而知風寒外中
鼻以候天口以候地

內外之傷不可不辯外傷者傷於風寒暑濕燥火
自外而之內也乃有餘之邪當瀉而不當補也法
雖宜瀉亦當審老壯強弱權其輕重而解利之恐
其間亦有不足存焉耳內傷者傷於飲食勞役七
情房事自內而之外也乃不足之病當補而不當
瀉也法雖宜補亦當審其老壯強弱權其輕重而

補之恐其亦有有餘之理存焉耳且外傷風寒必
以辛甘之劑解乎外以辛甘之劑利乎中但外傷
內傷其初形證相似故服藥一差其病變易便隔
生死故賦此以見大意宜詳內外之辨辨是外傷
則祖仲景內傷則祖東垣庶不差矣且鼻以候天
若外傷風寒必鼻壅而不利口以候地若內傷飲
食勞役必口不知味而欠和也

且夫大寒甚而熱之不熱是無火而當補助其心大
熱甚而寒之不寒是無水而當補助其腎無火兮熱

乘去而晝見夜伏無水兮熱動止而倏忽往來嘔逆
生而食不得入有火之病宜求溏泄久而止發無常
無水之緣可責故心盛則生熱腎盛則生寒腎虛則
寒動乎中心虛則熱收於內有與盛而宜瀉宜抑無
與虛而宜補宜助

人受陰陽二氣而生一身莫非陰陽也蓋氣陽而
血陰脉陽而體陰頭陽而足陰心陽而腎陰陰陽
二氣運用升降出入盈縮未嘗少息陽常有餘陰
常不足一參差而不齊則百病生焉故王太僕知
其至理註之於經言有火無火有水無水言盛言
虛即陰陽二氣寄於心腎者耳故有者瀉之無者
補之虛者補之盛者瀉之居其中間踈其壅塞寒令
上下無礙氣血通調則寒熱自和陰陽調達矣紀
於水火餘氣可知

治熱以寒寒之而火食不入攻寒以熱熱之而昏躁
以生理宜踈通氣脉法可和順陰陽隨寒暑溫涼之
時用甘苦酸辛之劑

竊嘗太僕所言如有熱病者方士用寒藥治之服

寒藥而火食之物不能入有寒病者以熱藥治之
服熱藥而昏躁即生何也蓋氣不踈通壅而為病
也以寒藥治熱病因氣壅而藥又不及行故火食
不得入也以熱藥治寒病因氣壅而藥又不及行
故發昏躁也善調治者當隨寒熱溫涼適五行更
勝之時藥用酸鹹甘辛苦相勝為法如酸先入肝
多則傷筋以辛勝酸苦先入心多則傷氣以鹹勝
苦甘先入脾多則傷肉以酸勝甘辛先入肺多則
傷皮毛以苦勝辛鹹先入腎多則傷血以甘勝鹹
以此五味隨其臟氣可補則補可瀉則瀉令氣踈
通則病無不愈矣

熱應寒療投寒而新熱隨生寒應熱治進熱而沉寒
愈滋

謂熱病治以寒藥寒病治以熱藥而病不哀退反
因藥寒熱而隨生余嘗治一男子因七情而致大
便閉結醫以大黄藥通之反致小便秘澁余以三
和散服之大小便頓利此亦一驗也舊寒熱未退
新寒熱又生者其症亦有不同有止而復發者有

藥在而除藥去而發者有全不息者醫者於此欲
廢繩墨則無更新之法欲依標格則無祛病之功
為之柰何其法在下
故治諸寒者當益心陽治諸熱者宜滋腎水

此王太僕所謂求其屬也即求寒熱之主是也粗
工見淺以熱攻寒以寒療熱治熱未已而冷疾已
生攻寒日深而熱病更起熱起而中寒尚在寒生
而外熱不除欲攻寒則懼熱不前欲療熱則思寒
又止進退交戰危亟已臻豈知臟腑之源有寒熱

溫涼之主哉故知腎主乎水其氣寒心主乎火其
氣熱肺主乎金其氣清涼肝主乎木其氣溫和脾
主乎土其氣蕪并雖有寒熱溫涼之異然不越乎
陰陽二氣而已王安道曰夫陰與陽可以和平而平
可以乖而否善攝與不善於於是乎之天惟攝之
不能以皆善也故偏寒偏熱之病始莫逃於乖否
之餘矣雖然寒也熱也苟未至於甚粗工為之不
難至於熱積而寒沉則雖良工猶弗能為况其下
乎柰之何俗尚顛蒙格情方藥愈投愈盛迷而不

又豈知端本求源中含至理執其樞要衆少俱足
且以積熱言之始而涼和次而寒取寒取不愈則
因熱從之從之不愈則技窮矣由是苦寒頻歲而
不停又以沉寒言之始而溫和次而熱取熱取不
愈則因寒而從之從之不愈則技窮矣由是辛熱
比年而弗止嗟夫苦寒益深而積熱彌熾辛熱太
過而沉寒愈滋非大聖慈仁明垂樞要孰從而全
之經曰諸寒之而熱者取之陰熱之而寒者取之
陽所謂求其屬也屬也者其樞要之所存乎斯旨
也惟王太僕知之故曰益火之源以消陰翳壯水
之主以制陽光又曰取心者不必齊以熱取腎者
不必齊以寒但益心之陽寒亦通行強腎之陰熱
之猶可吁混乎千言萬語之間殆猶和璧之在璞
也夫寒之而熱者徒知以寒治熱而不知熱之不
衰者由乎真水之不足也熱之而寒者徒知以熱
治寒而不知寒之不衰者由乎真火之不足也不
知真水火不足況以寒熱藥治之非惟臟腑習熱
藥反見化於其病而有者弗去無者復至矣故取

之陰所以益腎水之不足而使其制夫心火之有餘取之陽所以益心火之不足而使其勝夫腎水之有餘也所謂水火者謂心腎也求其屬者言水火之不足而求之於心腎也火之源者陽氣之根即心是也水之主者陰氣之根即腎是也非謂火為心而源在肝水為腎而主在肺也寒亦益心熱亦強腎此太僕達至理於規矩準繩之外而非迂生曲士之可以跂及也

腎

如黃連苦參多服反熱附子乾姜久飲反寒非補旺而致偏勝之愆必習熱而招見化之害作成歲後之憂因樂目前之効熱

夫物體有寒熱氣性有陰陽陰陽之於人也肝氣溫和心氣暑熱肺氣清涼腎氣寒冽脾氣兼并應乎四時迭運而不失常者也惟其調攝失宜以致陰陽偏勝虛實見焉故劉守真云肝平溫虛則清心本熱虛則寒肺本清虛則溫脾本濕虛則燥腎本寒虛則熱今春以清治肝而反溫夏以冷治心而反熱秋以溫治肺而反清冬以熱治腎而反寒

者何哉太僕以為補益旺氣太甚故也補旺太甚則臟之寒熱氣自多蓋補臟之味必以酸入肝為溫以苦入心為熱以辛入肺為清以鹹入腎為寒以甘入脾為至陰而四氣兼之皆為增其味而益其氣故各從本臟之氣用耳故久服黃連苦參而反熱者此其類也餘味皆然但人意踈忽不能精候耳故經曰久而增氣物化之常也氣增不已益歲彌年則臟氣偏勝氣有偏勝則臟有偏絕臟有偏絕則人有暴夭故曰氣增之久夭之由也是以用藥務宜商較使服餌不致偏勝而招見化之害可也故曰藥不具五味不備四氣而久服之雖且獲勝久必暴夭此之謂也余嘗見一婦人質肥厚於冬十二月因產前飲食失節及產一男且喜十月滿足停食不消止宜健脾消食扶虛去瘀為當醫家急於求效徑以姜附湯加一香投之暫時得快後作嘔逆膈痛便瘀飲食不入諸熱證生焉彼迷不反而不知補旺見化之過也余告之曰產後重虛飲食先已傷脾豈不困倦且喜六脉沉緩何

夏之有但待日數到則病自已安用附子蓋附子
非養陰之藥又無滋血之味為輔偏害之禍將不
踰年矣不聽竟服附子百餘踰年骨立不食而死
吁此人事使然歟抑亦天數歟

校註病機賦

